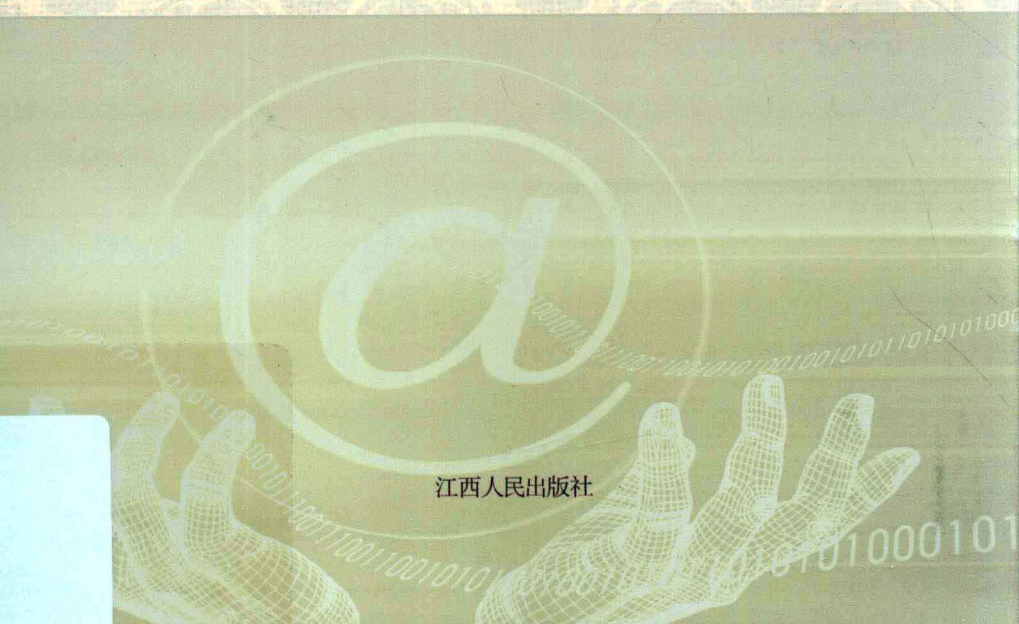



Cyber Coils and Byte Project:
A Media Anthropological Reflection upon Southwest China

网络黻黻与比特研究计划:
对中国西南的媒介人类学反思

周 雷/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Cyber Coils and Byte Project:
A Media Anthropological Reflection upon Southwest China

网络黼黻与比特研究计划：
对中国西南的媒介人类学反思

周 雷/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网络黼黻与比特研究计划 / 对中国西南的媒介人类学反思 /

周雷著.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210-05140-4

I. ①网… II. ①周… III. ①传播媒介-应用-少数

民族-民族人类学-研究-西南地区 IV. ①K28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61275 号

网络黼黻与比特研究计划:对中国西南的媒介人类学反思

周雷 著

责任编辑:魏如祥

装帧设计:关科

出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各地新华书店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邮编:330006)

网址:www.jxp-ph.com

E-mail: jxp-ph@tom.com web@jxp-ph.com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7.5

字数:170 千字

ISBN 978-7-210-05140-4

赣版权登字—01—2011—453

定价:28.00

承印厂:南昌正彩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上篇 赛博人类学新论

- | | |
|------------------------------------|----|
| 1 人类学视野中的赛博空间：互联网作为一种主体之间的书写工具 | 3 |
| 1.1 赛博空间与赛博人类学：一种理论批判 | 4 |
| 1.2 赛博图景和“电子田野点”：全球化和赛博空间背景下的民族志书写 | 13 |
| 1.3 作为一种主体间性的民族志书写 | 22 |
| 1.4 结论 | 30 |
| 2 理解新媒介 | 34 |
| 2.1 新媒介的历史维度 | 35 |

2.2 受众的本位与分化	40
2.3 媒介与技术	45
2.4 符号与传播	51
2.5 效果的危机	58

中篇 民族志举证

3 网络传播与民族:规律与范式	68
3.1 迪庆藏族传播环境分析	68
3.2 历史语境中的民族文化现代建构	74
3.3 现代建构中网络传播的“逆三一律”	88
4 网络传播与现代建构:过程和模式	98
4.1 网络传播与旅游:一种“全景敞视”的建构过程	101
4.2 网络传播与宗教:一种独特的现代构建模式	112
4.3 网络传播的现代建构:理论要素总结	121

下篇 媒介人类学:视野与应用

5 新闻的人类学转向:新媒体时代的数据库新闻学	131
5.1 官方媒体的局限与余地	131
5.2 视觉新闻的内在缺陷和出路	138
5.3 知识融合:媒介人类学视角下的思维矩阵	146

6 媒介人类学案例分析——民生新闻的多维事象	158
6.1 民生新闻:中国语境下的特殊传播门类	158
6.2 媒介人类学视角下的数据四维象限	170
6.3 民生新闻的传播第二维:视觉数据库	177
6.4 民生新闻第三维:国际视野,认知的远行	182
6.5 民生新闻第四维:跨学科的特质 ——关于叙事和时间的跨学科研究	188
7 影视人类学的中国文化维度:对中国西南的视觉观照	208
7.1 缘起:影视人类学在中国西南	209
7.2 西南的文化维度	214
7.3 结论及展望	220
参考文献	222
后 记	235

上篇

赛博人类学新论

上篇 赛博人类学新论

1

人类学视野中的赛博空间： 互联网作为一种主体之间的书写工具

Cyberanthropology and Netnography:
The Internet as an Intersubjective Tool of
Ethnographic Writing

除了格尔茨的《写文化》(1986),多位学者对民族志书写的阐释学意义进行了反思,这其中包括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的《文化的困境》(1988)、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社区——对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扩散的思考》(1983)以及阿帕杜莱的“图景模式”(1996)。在斯特拉森(Marilyn Strathern)看来,人们应该用一种反笛卡儿的方式思考人这一个个体,在虚拟社区,思维和身体的二元对立已经不复存在。赛博空间作为一种新的书写情境和书写对象,它已经超越了马林诺斯基等人所凝视的传统田野。

通过将赛博空间视为一种自我可能性赋予的空间、一种社会现象以及一种综合场域,本文思考了当民族志书写的“肉身”进入赛博空间

后,需要遵循的书写理念和观察方式;通过分析传统民族志书写的特质、新小说、网络小说、诗歌等多种文体,本文试图勾勒网络民族志的书写路径。

作为一种新的书写形态,网络民族志首先是一种主观的、现象学意义的虚拟观看、听、说,借助人际、超人际、个体内部的传播方式,整体勾勒出了一个书写个体所生存的一种社会政治环境维度。其二,新的赛博人类学写作是高度分裂化和视觉化的,时常和网络游戏、在线观察、虚拟思维反刍等实践行为互相关联。因此,网络民族志的书写必然超越了地理的框限、范围、主题和对象。其三,赛博空间已经引发了一种万花筒式的跨地域生活经验,它使得传统的民族志方式在表达和描述上捉襟见肘。网络民族志写作在风格上应该更加模糊、融合甚至是不可阅读的。沃兹特姆(Walstrom)使用“参与式体验”而非“参与观察”来定义新情境中的书写方式,强调与研究对象的密切联系在他看来这代表一种深度介入。新的网络民族志实验书写不应该满足于生产一种范式意义和组合关系上的拼接(Fernandez 1986:45),人们应该重新反思民族志书写中对社会生活主体——我、你、他、她、他们、它——的基本定义。

1.1 赛博空间与赛博人类学:一种理论批判

对于超现实体系唯一的解释途径就是利用超形而上学(pataphysics)“想象解决方案的科学”,也就是一种有关它在拟态的极限如何进行体系自我转向的科幻小说,在死亡和毁灭的超逻辑(hyperlogic)中,一种可以逆转的拟态。

Baudrillard,1976 /1993,pp.4 -5

在威廉·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1984)一书中,作者生造了“赛博空间”(cyberspace)这一词汇,用来指称由

计算机、控制论体系、神话式呈现、虚拟真实联系起来的可以漫游的世界。而根据哈里森的研究(Harrison, 2009),虚拟真实的定义为“通过互动的三维空间模式”^①的实时操作(Whyte 2002:3),以及计算机为中介的技术,使得想象性空间与现实融合(Bartle 2003:1, cited in Harrison 2009)。

莱恩歌德在他的《虚拟社区》(*The Virtual Community: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这一开创性研究中,对虚拟社区进行了如下定义:通过网络生发的社会聚合,当人们之间的交互时间够长之后,网络被赋予足够的人类情感,产生了一种赛博空间的人类关系互动(Rheingold 2000:5)。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笔者认为赛博空间和虚拟社区是一种物质空间,虚拟空间和时间的聚合应该被视为一种暗喻,一种主体间性的网络定居;虚拟空间因其网络文本而凸显其特殊品质,信息互动的主体间性发生在一个虚拟空间。豪尔认为,媒介文本是一种中间性文本(“*Media texts are ‘intertextual’*”, Hall 1997),因为文本生产的意义,只有与其相关的意义体系对照才有意义(Blackman and Walkerdine 2001:20)。

“文本间性”这个词汇最初的出处为巴赫金(Mikhail Bakhtin),他称之为一种对话性或对话理论(dialogism)。之后克里斯特娃(Kristeva)将这个�翻译成“主体间性”(Bruhn Jensen 2002:186),为话语(utterances)之间的必要联结。应该注意到,“话语”这个词在符号学领域实际上涵涉甚广,它实际上包括了多种媒介,如对话、戏剧、小说、报纸和超文本。菲斯克(Fiske)将这种主体间性就其功能的差异定义为两大类:水平主体间性和垂直主体

^① 本书所引述的所有英文的译文,包括诗歌,除非特殊注明,均为本书作者自己翻译。

间性。

水平主体间性指的是在历时环境中的文本堆积,垂直主体间性指的是在规限时间范围内跨媒体(trans-media)的连接。文本可以被标记为源文本(意义的原式,作为网络环境中的焦点超文本文献)、次级文本(对源文本的阐释)、三级文本(外围性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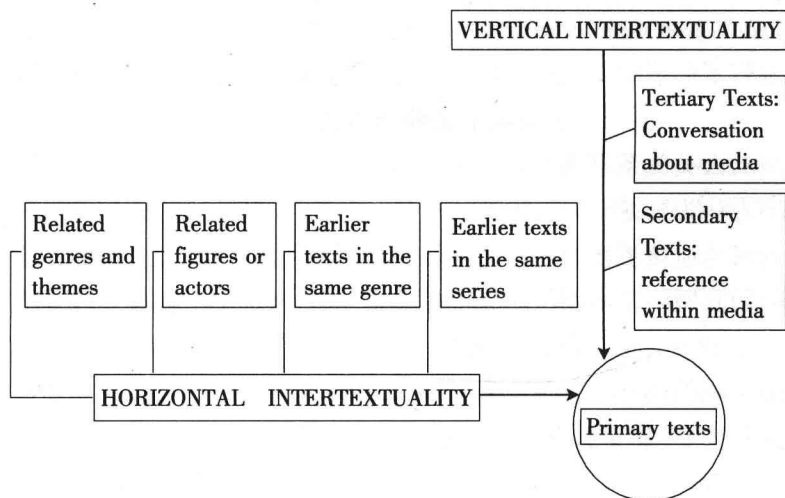


图 1-1 水平文本间性和垂直文体间性图示

Klaus Bruhn Jensen 2002, *Vertical intertextuality and horizontal intertextuality*, material sources, P. 187.

赛博空间是建立在文本和文本之间阅读经验基础上的网状节点集成,它是一种意识状态下的理念构建物。在某种程度上,虚拟社区的空间应该被理解成为一种自我反思性的理念空间,根据保罗·阿特金森的研究,反思性的概念提示我们,文本不仅是简单或表浅反映一种现实的独立秩序,文本本身在现实构建中也有其根本的意义(Atkinson 1990:7)。在虚拟现实,阅读行为是

一种操演性(performative)过程,比如虚拟的听、看、读、触摸等,如罗兰·巴特(2000)所言,阅读是一种对意义的探究过程。而在笔者看来,虚拟社区体现的是一种多层次的阅读和在线社会编码(online social referencing)经验,无论是阅读还是书写都是一种对网络文本意义和风格的解码和编码。在这个意义上,虚拟社区又是一种建立在网络传播基础上的非物质聚合。通过网络技术,网民的集体聚合以及暗喻式的呈现,赛博空间构建了一种新的传播环境。隐喻式的虚拟社区和赛博空间是一种“想象体”(imaginaire, Lacan 1978),在这个空间中充满了想象、交际性话语,异步的社会平台交互(social interfacing)。按照罗兰·巴特的观点,网络主体的主体性归根到底是对一种原型整体量观(generalite),而网络的客体性是对同类文本的意义装填(remplissage)。赛博空间和虚拟社区最为重要的是交际性实践,在这个过程中人的能动性和实时社会的构建权力得到展现,通过主体间、超主体、主体内(inter-individual, super-individual, inner-individual)的传播实现,其中的中介物为网络文本、形象、声音等。芬恩柏克(Fernback)认为,社区是描述性或规范性的,当地的或全球的,空间规限的或无疆域的,公共的或私人的,有机的或机械的,有意的或意外的,有意识的或漫无目的,压迫性的或解放性的,功能性的或功能失调的。它是一种被分享的利益、亲属关系和空间。它可以是物理的实在或集成的兴趣,或是集体记忆、危机构成、市场工具(Fernback 2007:52)。在赛博空间;每个个体都与玄学式或超形而上学(pataphysic)的客体在互联网的想象体进行一种想象式的谈话,互联网的主体生成如我、你、他、她、它都是可互换和相互生成的,在赛博空间中,主体和客体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被拉康镜像阶段(mirror stage)包括的视觉形象。从这个意义来说,虚拟社区和赛博空间成为一种提喻,尽管他们互相联系,他们是因果的位置

互换(metathesis)。赛博空间的经验成为一种情感互通的致幻和网络化过程,网民在中介的准互动当中被卷入一种“长距离的非交互亲密”状态(Couldry and Mccarthy 2004:26)。

如果我们从人类学角度观察这些现象,“群体活动的场景不再是人类学所熟悉的客体对象,因为群体不再是被地域牢牢框限,不再有空间规限;在历史意义上他们是一种非自我意识状态,在文化上呈现同质”(Constable 2003:33)。在写作虚拟民族志,特别是“邮购新娘”这一新事物时,康斯泰堡认为“邮购婚姻”是赛博行为,因为这种婚姻的原式是通过童话、迪斯尼灰姑娘、浪漫的全球政治、对漫游群体的想象(hypergamy)这类虚拟情境生成的(同上,91—95,111,167)。在分析网络游戏这一赛博空间最为重要的构成物时,布伦达·达内特为赛博空间增加了一个物理性维度,他认为“从客体属性而言,人们往往认为赛博空间主体之间的联系具有一种实在的物理维度——也就是计算机硬件和激发虚拟行为的身体;但是从现象学角度来看,赛博空间的游戏是抽象的,存在于思维之中”(Danet 2001:7)。更为重要的是,达内特认为尽管文本为基础的在线传播是写出来的,它更是一种口语风格,因为它是“互动的、共时模式、动态的、即兴的、具有不可知论色彩,为一种单薄话语”(同上,11—12)。对于克里夫·巴内特(Clive Barnett)而言,在赛博空间“通过延伸的空间和时间而产生的体系嵌入和剥离及其互动预示着一种具有现象学色彩的通过中介物呈现的公共文化”(Meyrowitz 1986:63)。

“赛博空间经常是非政府式的,充满游戏感甚至狂欢式,尽管身体是缺席的,或者说至少他们的身份被彻底转化了。用特纳的词汇来说,它是一种阈限式的空间,这种模棱两可的状态使得时常规范日常生活的原则和期待失效,转而受控于虚拟式的可能性形态和现场试验”。(Danet 2001:8)

当进而分析全球化语境下的赛博空间时,许多学者开始质疑传统人类学民族志在记录新现实的效度,并屡次提到一种人类学写作的危机。在海恩(Hine)看来,民族志不应该记录一种被观察的客体和先验存在的文化事物,它应该被看做是一种被建构的叙述和通过学科实践以及民族志书写在场和反思性介入所生成的客体,这种认识论上的发展构成了邓津(Denzin)所言的,包括民族志在内的质性研究在表现、合法化、实践方面的三重危机(Hine 2000:42)。

在《写文化》中,克利福德和马库斯(Clifford and Marcus)定义了民族志写作的六个维度:场景式(利用场景展开叙述并创制有意义的社会情境图示);修辞式(它使用表达性的修辞传统,其形式又反过来为修辞所用);体制性(一个书写者在一个特殊的传统、学科、读者预设中写作,正向或反向);生成特质(民族志与小说和游记是可以区分开的);政治的(表现文化现实的权威,尽管程度不同,但是都在文本有所体现,有时他们也被挑战);历史的(以上所有的传统和限定都是在变动当中)。(Clifford 1986:6)

当我们分析上述的新情境和赛博空间特质,笔者认为在赛博空间和赛博人类学领域,新的民族志写作可能也可以通过马库斯式的方法,用如下关键词界定:

——文本间性(赛博空间创制新的有意义的社会情境图示,赛博空间的传播和生存是非线性的、非逻辑的、变动不定的话语和言说;二级的文本性有时对源文本构成否定)。

——超修辞(Hyper-rhetorically)(赛博空间生成了新的表现形式、话语方式、反思性自我确证,网民是分裂性和根状结构的[rhizomic],他们对修辞的选择是基于网络虚拟技术和即时的在线情感)。

——体制性(赛博人类学家仍然在一种体系、传统、学科和

读者预设中写作,正向或反向,但是谷歌搜索引擎、谷歌地球、Facebook、Youtube、Twitter 已经生产了一种技术内嵌,在任何在线写作和虚拟社会编码中,对网络礼仪、规则、技术图景的熟悉程度将影响在线写作和虚拟生存的最终形态;在线知识是一种福柯式的三重凝视。作为一种系统,赛博空间编码也同时解码,制定语法,影响语音,建构虚拟事实的多语音样态)。

——非生成式的和超民族志 (paraethnographically, Marcus 2008:70)。书写必须成为小说、游记、日志、书信、话语手淫,来记录赛博空间以及虚拟现实中的本真性;赛博空间是混合体和文本拼接的温床——一个在线的葬礼可以是闹剧式和嬉笑的,但是其仪式又有一种阈限性,成为一种救世性升华。中国网民在 2009 年 12 月上旬对电骡的“凭吊”,充分表现了在一种娱乐的话语背后,存在一个虚拟的青年精神结构 (esprit de cyber),从这个虚拟事件和中介物呈现的现象,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实体社会的结构和功能性危机。当我们将视线延伸到蚁族、网吧、网络游戏、手机色情、黑社会——这些真实生活的细部,我们可以更好解释一个在线的中国社会。

附:网络上有关电骡的祭文^①

电骡同志治丧委员会公告

突发射 12 月 9 日电: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发布这个不幸的消息,伟大的网络传输家、战斗家、文学家、音乐家、AV 家、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忠诚的网络

^① 出自天涯社区 <http://1home.hainan.net/publicforum/Content/free/1/1759016.shtml>,提取时间:2009 年 12 月 14 日。

无国界的奠基人电骡同志，因与光腓某局的路线问题上产生分歧，在抗议无效后被自杀，享年6岁半。

电骡同志治丧委员会

2009年12月10日

今天追悼现场，各个组织和3000万ID在这里痛悼新近在中国永辞人世的网络传输界的领袖、网络无国界的先锋战士电骡同志。

哀乐低回，与会者胸佩小白花静静地默哀，追念逝者崇高的品德和不朽的功绩。

电骡同志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会场正中挂着电骡同志的遗像，遗像之下是鲜花和长青松柏簇拥着的脚蹬马靴，手戴毛皮手套，覆盖着武藤兰的玉照的电骡同志的伟大身躯。电骡同志在长期的网络传输工作中和网络革命建设中，求真务实，苦练内功，同恶势力做艰苦不懈的斗争，电骡同志兢兢业业为广大网友服务，不计得失的敬业精神，死而后已的春蚕精神，严于律己的无私奉献精神，是值得学习和发扬的。

电骡同志永垂不朽！

电骡同志的逝世，使我们网民、淫民、网特、精英、五毛失去了一位伟大的信息提供者和网络传输者，失去了一位杰出的网络传输斗士。这是我们网络的一个重大损失，是包括天涯网民在内的各个论坛、各个组织的一个重大损失。我们相信，电骡同志忘我工作、光明磊落的崇高品德以及无私奉献的精神，一定会在广大网民的